



逍遙園集選目錄

第十五卷文類五

墓志一十五首

明貴州叅議趙公暨配宜人崔氏合葬墓志銘

栢菴李公墓志銘

明處士槐菴鄭公暨配旌節李氏合葬墓志銘

山東陽信縣教諭景公墓志銘

館陶簿容菴楊公墓志銘

友人梁汝利生志銘

鄉貢進士繩說楊君墓志銘

明勅封文林郎臨汾知縣遜菴盧公

暨配蔡孺人合葬墓志銘

明壽官張公墓志銘

明故邵公暨配翟孺人合葬墓志銘

明故省祭官兩峯韓公暨配孺人楊氏

賈氏合葬墓志銘

明掖縣尹近川楊公墓志銘

明刑部貴州司主事衷齋秦公墓志銘

明高母丘孺人墓志銘

李子壽生志銘

穆考功逍遙園集選卷之十五

門人文濟李民質

魏郡敬甫穆文熙著 門人德嚴崔邦亮

關中子興南師仲選 太倉同伯王士騏校

子仲裕穆光胤梓

文類五

墓志一十五首

明貴州叅議趙公暨配宜人崔氏合葬墓  
志銘

壬午夏余有事垣邑晤任齋公於大古巢握手  
言笑體中至安好也此秋乃聞其病及臘乃聞  
其不祿余為之頓足哭曰公故無恙天何乃遽  
奪之及癸未冬其子浩以侍御部公狀走俾馬  
余為志余閱之又為頓足哭曰公行余曷忍述  
已而思之郭有道陳仲弓固至今所以傳也又  
曷可以不述哉按狀公諱莘字師尹號任齋趙  
氏之先出虞伯封於趙世居山西馬遷氏志之  
詳矣其遠裔有諱善者生某某生某某後長垣生

祐為吏部文選郎陞歷山西提學副使即公考  
配王氏封太淑人文選公生子四公其最少先  
是文選公知登州郡有尼僧貞靜耽佛書坐事  
誣鞠公為白釋之尼手額曰吾願生為公子報  
之已而果入滅文選隨舉一子形貌惟肖則佛  
氏輪迴之說許玄度裴休之事果非誣也公生  
而警悟七歲背文選公事母王淑人至孝十八  
補邑庠弟子員丙午歲以易舉順天三名與文  
選公所舉名次不爽後凡四上春官不第乃愈

益奮杜門不出謂論語為尼父微言持為文三百有奇皆主清通雋爽不尚譎誕余為諸生時猶及見之爭為手鈔成帙以傳也已未登第隨授臨潁令潁故衝罷公銳意治理邑舊有漢獻帝祠公臨之訝曰此亡國之俘耳曷可食報遂改祠昭烈時白石蔡公撫其地稱公為太平良吏首疏之而以爭獄吏罪為司理所中論調之而司理後大敗乃知始而中公者有羊舌鬻獄之意而公不行公即敗而賢愈彰也公被調得

楚之上津屬歲饑公給粟募民修城全活甚衆部使者徐公特疏薦公詞甚佳美時余以行人使楚徐公出其疏示余余為咨嗟久之尋遷北太僕寺丞請終養請方六月而太夫人告終三年居堊室不出邑大夫造請修垣志疇昔之訛皆為刊定蓋公精左馬學居臨潁上津皆嘗有纂其文直事核為信史也服除遷刑部員外遷郎中讞訊多所平反時太宰嚴公為司寇嘗稱其斷讞與已合可大用然竟以直忤物久淹

郎署又太宰王公乃公先大夫督學山西時所  
取士也人或謂公一見顯官可立致公曰太宰  
持衡鑑匪可阿私吾柰何以不肖之身溷人乎  
竟不見久之得貴州叅議貴州遠在荒服子弟  
咸不欲公徃公曰昔太史公上會稽探禹穴浮  
沅湘畧邛笮昆明諸雄勝歸而作史記以繼獲  
麟今余所歷者董董為楚鄭二郊以是而欲大  
有所論著難矣姑一周覽之退未晚也既抵任  
即署大方伯篆已而兼理兵巡遍歷烏撒諸衛

故事諸衛酋來叅必陳兵出入其列轄亦隱  
為兵備公獨曰忠信可行於蠻貊乃不設備自  
是諸酋亦單騎徃來蠻俗故安甦結公為興文  
教條例比於中土已又修城郭墾山田修道路  
諸政少試輒效公曰可以休矣乃投牒固請臺  
使安留之屬入賀 聖壽擬自里中疏請之而  
臺使乃疏其老疾致仕夫今日具疏之使即前  
日安留之使既已知公求退而何前後之言自  
矛盾哉然於公之志則甚得矣公清苦節儉定

於性宦中俸金童僕皆知其數家居無長物所  
築太古巢在墓側雜植花木日與故人容與其  
中居嘗簡默不言至酌則放懷竟夜纒、不已  
率有味乎其語家人嘗於公未歸時建一門稍  
華靡公見之怒曰吾家安用此為且諸求稱此  
鮮有不敗是作法於奢之漸也立命毀之公於  
萬曆壬午年九月遺疾及臘作對數聯有烟霞  
洞裏蝴蝶夢之句至十六日不起矣得年六十  
有一配崔氏臨洮府丞柳谷公封安人殷氏之

女也窈窕貞淑讀書曉大義佐公督諸子甚嚴  
嘗手書任齋二大字筆力遒勁揭之庭中勗諸  
子當以其父為法且如其父常坐壁間令諸子  
立起悚也銘曰

惟趙之先世有賢哲兮爰及於公長發其祥兮  
濟危科兮歷仕進所至著譽兮聲振、粹然德  
器惟白璧之足擬卓然行誼庶河汾之繼美配  
以孺人允一德之相成德以昌後宜子孫之繩  
繩

栢菴李公墓志銘

公諱璇字齊卿別號栢菴其先山西平陽府霍州靈石縣人六世祖曰能道者洪武中為紅旗軍後莫知所終說者以為有戰沒功而不見錄然無可考矣配許氏子二曰士林曰士彬永樂中許氏携二子避地於長垣縣之孟大夫集家焉弘治間集改屬東明又為東明人彬生名名生鐸鐸生子三人長威仲嚴季厚厚即公父也雅知禁方醫人無弗愈者厚生公公生而穎異

有遠志人咸以奇器目之會公父病卒遂廢學時子民質已六歲餘公乃撫之嘆曰吾不幸早孤業廢兒慧聰足成吾志吾力耕以供兒學兒其勉之先是其鄉有王公者以科第起家至外臺自後經一甲子鮮繼公時謂民質曰問道而行則窮荒可至循級而進則危峰可即彼王公者豈絕德耶由是遣民質就塾師受學每夜讀必從旁視之夜分不寐比雞三鳴則又呼之起以為常而民質遂早能屬文頭角稜々然起復

乃遣之入城為延明師授之公時為小吏共事  
邑令令知公有異子召之公署與其子共學因  
禮重公稱為李吏而不名時余與東泉石公以  
行人居里中公乃次第遣民質受學於余兩人  
而因與余兩人時々通杯酒之歡公豪飲能多  
而不及亂時於酒間作方語已為閩已為越已  
復為吳為楚聞者失據皆為絕倒家善釀酒々  
熟則必就余飲興至則索余為小令倚歌而度  
之咸中音節或出素筭乞余詩題其上有曰憐

君携竹葉酌我赴梨花長孺天風晚豪吟海月  
斜公遂藏其筭不令失後公飲愈益豪每與客  
飲竟宵盡石餘客必至顛仆嘔吐逃身而遁則  
為大驩用是公遂病乃暫止飲病愈復飲飲復  
病至沈重者屢焉余與石公各為詩戒之石詩  
取其姓氏曰請看李白江心月千載淒涼照古  
陂余詩謂其子將有成宜俟之則曰不應早荷  
劉伶鍾斷送春花滿樹芳共為書軸置堂中令  
常目之公果以此稍節飲越數年而民質登鄉

書公之飲復如常又數年而遂不起嗟嗟公雖得稍覩春花而竟成淒涼豈固命耶抑酒之流果能促人若此耶是足悲矣公身雖眇小而氣雄百夫有古節俠之風能抵掌而策天下事不爽平生不喜一士人罵弗與通比士人登第過其廬引罪焉公即與之嚼出三千貫勞其從士人驚曰嘻宜公之壽昔以我之為非人也乃與公大結交里中有大猾倚資凌轢人公弗平每搆之公府令荷校焉嗣後公立街衢猾輒避匿

猾或先出作盛氣狀聞公咳嗽則遂縮入不出里人緣是知猾技止此不復受其凌轢也他如捐地以修衢路出資以賑貧乏諸善行種種不能既矣銘曰

公才未竟寄之子子既成名錫公社流連歲月託之蠶造化小兒如脫履公苟早悞彭殤理年及半百足已矣自古及今誰不死

明處士槐菴鄭公暨配旌節李氏合葬墓志銘

處士沒在嘉靖四載孺人沒在萬曆八載相去  
幾一甲子矣茲將啓處士窆合葬其子養性以  
與穆子為肺腑親習其家世故懇為撰述其事  
窾之壙石以識歲月云按狀處士公諱國字子  
治別號槐菴世與余穆氏居開州大單集後割  
大單為東明縣東明無慮數萬家惟兩家最稱  
舊族云高祖諱春配陳氏曾祖原配王氏祖名  
配溫氏皆業農及父臣自邑庠入粟為國子生  
清修不仕終其身配劉氏生處士公公生而美

姿容性佚宕不羈初學書以從父遊都中奔走  
廢業乃投筆而嘆曰人生振家亢宗之途不一  
乃翁學書不成請從事武已又從事於貨殖大  
倣刁氏之術筭贏虛節馭儉不三歲而致千金  
以散族黨親故幾盡旋又致之嘗自稱士無岩  
穴竒士之行而長貧賤固足羞也其積而不散  
徒自為飾冠劍美車騎而罔以恤人之匱者則  
亦守財奴耳其豁達喜施庶幾碩大君子之流  
矣乃以心計過傷嘔血浸尋而卒向使公獲盡

其天年而竟所欲為將必以素封成名矣詎止  
以處士終哉公未卒之先孺人每縣索俟公沒  
自頸從公公覘知呼謂孺人曰吾即無祿即世  
然猶有二孤在子苟從我以逝則二孤不能存  
活是我與若並為游塵斷梗無益矣若忍而就  
生為吾撫二孤使長成則余死且不朽而子有  
令名與其及也言既與孺人決孺人領之不復  
為死計日夜撫二孤時養蒙方數歲養性才二  
三齡耳公先所蓄貲殫殫既卒又夙貸為人所

負不能取責家計遂索孺人乃躬自織紵佐二  
孤耕讀已乃元孫光祖生孱甚孺人自鞠之數  
年而後能免於襁褓已光祖又連舉子女四五  
人孺人皆自鞠之坐則遠鄰下為含哺分果緝  
履縫裳拮据殆無暇時而兩目苦燈火遂昏不  
能視二孤及光祖每勸止之而孺人固不能自  
禁也久之以勞受病又年迫晡暝乃忽焉不起  
矣計孺人所以與處士背凡五十餘歲其間撫  
二孤養諸孫備極艱苦迨今二孤成翁諸孫振

振而光祖則又哀然躋顯科人指而為處士之  
裔此孺人所以免使其夫為游塵斷梗者也而  
處士翁榻前之語於是為無負矣顧不稱笄黛  
中絕行哉方孺人未逝時督學使者采其行疏  
之今上而適大理石君宦都下又從中徵贊  
之乃得給棹楔表其閭而至今邑里咸稱之為  
李節婦云孺人天植貞介寡笑言不喜與妯娌  
往來歲時諸叔姪往謁則足不踰閭起居之外  
無他語也嗟々人每謂丈夫與女流異又謂古

今人不相及此殆不然若孺人之立孤成名不  
死其夫余以為有申胥程嬰之槩其清節自勵  
遠迹別嫌皜然如白日嚴冰不染纖滓者即公  
父文伯之母曷少讓焉緣余自童稚從其叔筠  
菴公學與養性遊得謁孺人母事之故習知其  
家世為據實成譔云銘曰  
千尋之木摧為楚毫末之息屬阿姥既或生之  
遠折斧復或繁之芳蔭普婦勞兮有成夫死兮  
猶生何往事之足悲將終古而有令名

山東陽信縣教諭景公墓誌銘

公與余居黌庠為先輩至稱厚善肆今嘗有杯酒之歡而公於未卒之前數日曾為具款余及石君飲及夜分余二人辭不任公輒浮白誘飲又相與坐燭下投博呼采豪甚至燭焰爇其貂帽而不知用是公以過飲受病浸尋及兩月而卒豈不痛哉卒之日余相與哭臨之拊公之棺而言曰公往矣余其銘公隧以報之於地下乃未幾而元孫星耀抱石君所為狀詣余乞如約

馬按狀公諱瑩字德明號南岡其先山西平陽府臨晉縣人始祖諱仁高祖諱得林者始占籍為東明人得林生三老三老生賢賢生聚聚生權娶王氏生四子長即公公生而貌奇深目崖厓色碧紫額骨隆然起軀幹壁立高足濶步望者知為偉器少遊庠一試輒食既再試遂冠諸生時余邑方湮科目文詞支蔓公獨為鎔裁之體間出解脫語為時所宗然公竟以數奇不第貢為國子生初謁選得河南中年訓導再遷

山東陽信教諭所至以飭躬課士為務士皆鄉  
於道義而工其文詞兩地咸稱得士時值陽信  
乏令當路檄公署之公即振飭法紀懲奸戢暴  
稜々然有威觀風者庶公狀以為才而乃與新  
令有郅令故欲下公公不為奪語人曰昔陶彭  
澤不以五斗粟折腰吾柰何重一首著盤耶又  
柰何望人肩宇作首鼠行耶而公行矣遂上其  
印綬不待報而去陽信人至今咸高之方公為  
諸生時有邑令樊君者嘗與一士人構意公與

知欲齟齬之公庭辯之疾令目攝之公不為屈  
久之令覘知其枉愈益禮公此兩事相表裡皆  
其不折不撓稱獨行君子者也公歸來頗以積  
俸饒貲產乃愈益通賓客每歲時為燕會以盡  
平生而其所最契者則家君禮部翁筠菴鄭翁  
三翁蓋自髫齒至白首無一違逆者也顧不稱  
古人交哉公居近學宮睹其圯壞輒嘆曰琳宮  
梵宇人固有緝之者獨於根本之地置而不理  
豈非缺典乎乃捐金六十助邑令修之學宮遂

煥然視昔改觀昆令張君為扁其門曰蘇湖高  
義嗚呼古所謂通德里者凡以其人有高世之  
行故表之使風若公者即無論他行即此不足  
稱通德耶公又嘗頌余與東泉倡和詩依韻為  
十首雅有風致夫聲律之學吾邑不講余與東  
泉始頗倡明而公獨以其質契合之假使其能  
婆娑李杜偃息騷雅日從事於詞賦之場則亦  
足以稱作者矣嗟、往矣公之事定矣又何言  
顧余知公故為公一談及之耳銘曰

惟公之貌竒且古惟公之志勤且苦獻賦十年  
阻雲路鳴鐸兩鄉非不遇子不祿兮孫振振公  
有志兮付後人高原埋骨永不湮

館陶簿容菴楊公墓誌銘

余與公家為世契而公之季子承父又與余為  
姻親歲時常為杯酒會至相歡也故知公家世  
者莫如余公卒之日余往哭之心固竊思銘公  
已而公之三子謁余果以是請按狀楊氏之先  
為河南朱仙鎮人永樂初徙河南卜居黃垆集

為東明人始祖某生某生三子長名舟次即  
公季名木公生而穎慧為文奇拔年十四即選  
入為邑庠弟子而舟已食既縣官人咸以聯璧  
目之既而舟以疾暴卒於京公為號泣累日傾  
囊治棺木甚備遂不入試而扶柩以歸比至里  
舟妻李氏痛舟客死奮然一決殉之家人咸謂  
同時而喪兩夫婦愈益悲公獨仰天曰吾兄今  
可謂不死矣茲足為吾家喜乃悲也遂手勒節  
義狀上之學官因得請於上樹棹楔表宅里

馬公性喜飲多能不亂每夜則為小具危坐命  
三子亦坐自劇飲令三子稍飲飲中所言皆日  
間攻習文史而因以為勸戒其與人交寡言笑  
而情實懇至志在容人因號容菴及遇不平則  
振袂而前利害亦所不避有郡判周某者屬編  
吾邑繇役大行胷臆衆逡巡莫敢吐一語時公  
為歲貢生乃獨前與庭辯之周怒叱公云此一  
已事何與於若而獨危言以抗我乎公應之云  
此吾邑百年例何與於公而乃一旦變更之以

招釁尤乎周不勝恚怒自於上欲齟齬公時同行者或語或默或咎公過激取禍且波及人也公怡然不以為意但云丈夫遇利害且甘伏斧質不肯躡脊作轅下駒也矧茲么麼亦何足虞即有不測吾自任之決不令及若曹耳已而周為公奪氣竟不能加害公後周以橫敗悔之曰彼楊君者曾未仕其爭我之言皆能中窾乃翁反不及也其言至今人傳笑之公嘗與一友人子為媒締婚於某氏及婚則友人忽不幸而其

子又甚貧公乃稍稍為辦簪珥衣裝令人盤捧一髻自與友人之子以往女氏家不憚乃置髻於座右久之意在媿公而公若不悟其意者竟得成婚而去或譙公柰何恣辱於女氏家公笑曰始議婚者我也今婚具誠簡我固積誠動之小辱亦何足計哉公始以貢謁選天官人咸以郡邑長期之已而乃得館陶簿非其當也公固其意處之然竟壓於令不得展後又有令偃蹇特甚嘗與公送賓大門外乃獨乘肩輿從中路

先行公於後步從之公大為嘆喟曰昔人不為  
五斗粟折腰吾祿幾何乃為人牛馬走若是乎  
遂投劾而歸之日乃悉出囊中俸金多市酒  
殺日招賓客故人飲之又三年而承父遂舉於  
鄉公聞之喜曰吾家三世業儒獨未有登科者  
兒若此吾志畢矣即死瞑目也乃益與賓客故  
人飲無事則與諸子飲又五年乃無疾而卒蓋  
萬曆元年某月日也得壽七十有幾夫以公之  
器度若此假使位大察立 廷陛之前必能出

讜論批逆鱗成致主之功又使其專制一邑握  
興革之柄則龔黃之化亦可坐致然竟奇於數  
以一簿終悲夫銘曰

公之氣岸喬如卓如公之心事皎如臍如惟彼  
良士禮之欽如若彼不順視之蔑如位不滿德  
壽則耆如子系繁衍珪璋奕如九原之下公其  
怡如

友人梁汝利生誌銘

梁君汝利與余交殆三十餘歲則知汝利者宜

莫如余故汝利既為其府君樂村翁乞余銘而  
復自乞其銘或有聞而笑之者汝利輒解之曰  
昔陶淵明嘗自為祭文劉伯倫荷捧自隨云死  
便埋我然則二氏不足法與且修短有數諱之  
何益乞之愈急至礮石以待余嘉之曰達哉汝  
利即此足銘矣按狀君諱來孟字汝利別號兩  
泉其先不知何許人迨始祖某始遷居於邑北  
之雙井村五世而生寵為樂村翁樂村生四子  
長即汝利君賦性長厚於人不汎交於財貨不

苟取貌朴實而內多深沉之思廿年而為諸生  
垂三十年竟困於數為增廣生終焉君為童時  
即多鬚兩頰間隱々如戟以不便試事乃剗抑  
之不令出一入黌庠才旬日即翦然四起而人  
不可識矣故鄉人咸以梁髯呼之君亦應之不  
辭曰我誠髯也若以秃翁呼我我則弗應矣君  
喜飲特甚能連舉數十大白不醉每於飲中輒  
慷慨出大言論天下事頗竒中坐客咸辟易及  
至醒則盡忘其所以言友人鄭君每戲之曰梁

君醉中有醒汝利笑復之曰獨不愈於醒中醉耶又或稱之云梁君有丈夫之槩鄭君熟視之曰有眉鬚果非婦人也梁君曰世之眉鬚而為婦人者何限乎君長而無子又精御女之術故房中多置婢妾至五六人一婢多力健鬪君欲笞之乃密戒蒼頭二三輩具羊綆就婢縛之笞數百僅不殊方擊時諸婢皆股慄膝行莫敢仰視一婢驚入窟中不盡其踵乃拽而出之是舉也余深贊之拱辰石君自都下函書亟賞之欲

為繪擊婢圖今有婢者家置一幅焉君平生志不為管晏或問故則云吾里社中學究幼而教我者也客或乘其醉長跼乞稍稍就二子君輒拍案奮鬚叱之曰柰何以此輩恩我我與我周旋久自為我也及人有以山高牧民乘馬輕重九府及脫越石父之事語君則又亟稱之以為弗及然竟不知即管宴也君六十餘始誕子恐無益身後事乃預為生藏置棺木歲時邀余輩飲其藏中坐起棺木之旁撫之曰此吾南面王

所也我死第勞諸君一入之耳又欲於生時行  
正葬禮作傀儡旗幡道於前而自坐紗帷中行  
市上以觀會葬之客尚有待也君先世多田產  
及君市之殆盡人猶以千頃公呼之君曰富而  
貪欲不止雖富貧也貧而能知止足雖貧富也  
由此言之則我為千頃公不負矣君少而讀易  
老而頓解其意每向余談亢龍有悔係遯畜臣  
妾等數卦驗以人事客或訝之以為梁君乃知  
易君愈益大言曰易非吾所知第能善用之耳  
聞者皆為絕倒君與余輩無日不晤晤則必飲  
或以故不飲君即潛去自飲飲之不醉亦去君  
醉中譁浪百出談者多不勝乃以物罾其冠令  
婆婆上下以為笑或以水噴其面多方撓亂其  
談不令盡君大噓以為諸君乃畏我歡愈甚旦  
日飲復然蓋三十年如一日矣今奚忍於生之  
日銘君哉第亦與君為玩世之辭可耳即銘而  
與君攀髯羽化則銘豈為君壽券耶銘曰  
髯乎若戟飲乎如鯨仇讐管晏生死劉伶其醒

也似醉其醉也似醒醒醉無時何死何生是以  
之為銘

鄉貢進士繩說楊君墓誌銘

楊君繩說余年家子方壯歲忽邁恙殞余甚悼  
之其子紹震哀練抱狀詣余乞為銘余既悼繩  
說而復重以紹震之請誼不能辭按狀君諱光  
休字繩說其先山西之平陽垣曲人高祖某生  
某某生繼昶昶初為邑吏已乃棄去為農饒貲  
產喜施飯僧市地建梵宇昶配郭氏生五子三

為思知與余同登順天己酉鄉試初授山西襄  
垣學諭尋擢山東萊州府掖縣尹掖邊海地斥鹵  
民多流亡公為均戶口減賦役招來之用是左  
當路意疏之改職不就歸掖民至今思之公二  
子長即繩說君：長大昂藏不羈早遊邑校有  
才雋聲未幾登庚午鄉試時同登者凡五人一  
時王畿人文之盛獨首吾邑而吾邑又獨首  
場氏人人爭慕其世業矣乃累滯南宮不克奉  
廷對士論嘖：屈之方近川教襄垣時而繩說

度大行往省之及尹掖縣則又省之東海上兩  
地去吾邑皆千餘里君不憚跋涉又皆齊晉名  
區人多禮讓君與其士大夫接儀文俊爽言詞  
宏邁見者咸為傾動而近川公之聲益因以重  
於齊晉間君素雄飲能於飲中連舉大白而凡  
少年讌會輒彊之醕遞酌遞退更代以求其醉  
而後已近川嘗戒之曰汝有能飲名衆必欲多  
飲汝獨不見百人射招者乎招雖難中射以百  
人必有當也汝其慎之然君竟以過飲遘疾

致不祿豈亦有數與君未逝之前數日常以妻  
伯懷德丞曹南觸刑書膺金鐵待訊奮身一往  
白之事遂稍々得解又居嘗憤其父近川以循  
良被褫官止浹歲乃於逝時人見之於南郊從  
騎擁巨斧東行自言願有所甘心果爾則共太  
子請罰夷吾鄭良霄之殪駟帶公孫段兩事非  
誕幻矣而何其終寥々耶嗟々方繩說父子舉  
於己酉庚午其從兄光訓舉於戊午一門科目  
丞々驤首何其盛歟乃前歲而子對殞今歲而

繩說殞長林碩果凋落殆盡又何其衰也余固  
深悲之而欲為賦天問矣銘曰

子之貌則堂々子之度則汪々惟楠惟梓乃棟  
乃梁是孰生之而為楊氏之祥又孰摧之而為  
楊氏之殃余是以惑之而叩之於彼蒼

明 勅封文林郎臨汾知縣遜菴盧公暨

配蔡孺人合葬墓志銘

公諱九錫字子爵別號遜菴家世居於邑南舊  
東明集東二里許原籍山西潞安府潞城縣人

高祖諱某某生公公生而昂歲弱冠補邑庠即  
首多士余時尚披髮為童子亦持三寸管與公  
較每却避之而公意氣揚々自得也顧以早孤  
廢業一再試不振即奮然欲弃去踵入粟例而  
子立夫則已長數齡能疊々日誦千百言乃拊  
之嘆曰此非造物者欲以息若翁乎遂專意訓  
子建塾於家群子姪其中朝夕手課之乃立夫  
丁卯舉於鄉丁丑舉於南宮成進士初任南召  
召在萬山中民採樵為業又多礦盜至稱僻小

公勗之曰邑即小何如吾家汝第以治家之道  
治之立夫奉行惟謹踰年而民俗殷富礦盜悉  
遠避之遂以治聲調山右臨汾臨負廓繁劇又  
腴區也人有不告天之謠衆咸為立夫賀公獨  
憂之曰吾聞任重難負事多難治童子挈甕可  
以不失烏獲為人舉千斤行百步一不至奔前  
功矣吾兒何取于繁劇且腴區胡與於飲水吏  
耶余聞其言大善之而立夫亦用是善臨汾合  
前續三載而上之天官部得上考封公為文林

郎夫由公前言觀之則不難於小由後言觀之  
則不難於大小大咸宜績用迺成子有令名而  
公亦自享其報豈非手植佳木而自庇其蔭者  
乎公初之南召止以一羴羊皮還遺余客更與  
索之曰不知乃翁作人無長物耶之臨汾羸馬  
救車往來大行間甚委頓而終不以繁徒役彼  
中縉紳欲以幣儀壽公輒却之朱門有欲款  
之者公皆不赴歸之時有贈之詩者云故鄉猿  
鶴今相待携得清風滿袖歸故臨汾人傳之以

為是父是子足繼萬石君家風也公外樸直而  
內有鑒裁善詼諧每一啓齒便令人咲絕而顧  
不自笑嘗卒然語余及石公曰吾欲與諸君共  
為詩何如余愕然曰長者乃留意於詩公笑曰  
第與諸君戲耳乃翁弗能詩也余以疾頗習於  
道家續命之術公曰吾亦從公續命何如余曰  
與長者共為百年人幸甚公復笑曰乃翁自當  
長年安用續為即下廣庭中行數步已回顧歛  
容曰此翁翩翩不足駕白兔公乎公之言笑種

種皆類此故終身與人處無忤逆人亦未有不  
願交驩公者故余謂其有東方先生之韻致其  
甲子亦與同之也乃未幾疾作踰月不起余聞  
之嘆曰惜哉其不講於續命之術矣公配蔡孺  
人名宗女先公亡十餘歲余曾專志之其芳行  
悉具總之女德咸備作合於天孕育諸郎以昌  
大盧氏之宗者功為均之美銘曰

長木之標靡不蔭兮濬水之流靡不潤兮惟公  
之德木長水濬兮配以孺人女德貞順兮若子

若孫胡不振也

明壽官張公墓志銘

孝廉張君其父物故之明年乃徒跣抱狀以崔子介紹而見之於余乞為銘其墓石先期又乞余為詞誄之蓋知以文事垂其父於不朽也顧余非中郎詎能碑太丘乎按狀公諱志忠字子一號魯川其先山東青州府莒州人始祖某卜居於長垣縣之斷頭堤後以添設東明縣遂改隸東明焉某生某生公慈仁自喜不立城

府又守正於人無所阿與人飲輒雄吞終日不亂幼習舉子業精時義累試於邑大夫得前乃竟蹶於督學公遂安竒數弃去業農然性喜遊閑不治產嘗稱古人語曰偃鼠飲河不過滿腹鷓鴣巢林不過一枝故人生衣食飲食之外皆瘿癢也乃翁何湏之又柰何勞為子孫計至所不知何人乎獨喜誦古人格言覽司馬氏人物傳居常以授二子曰士徒工本業而不法古人不諳往昔得失猶之屈木無繩廢碣無窾

即博青紫持梁刺肥亦人面彊行者耳於世用  
無當也二子服其教於文藝外稍從事於博物  
長登已卯科鄉書次補邑庠生文彩翩翩稱盛  
一門焉比公寢疾乃握孝廉手語之曰近世仕  
宦每雄甲榜而雌乙榜故知其雄則如挈馬兔  
而走日且千里守其雌猶之策款段行泥淖中  
非頌則蹶矣汝輩宜各雄飛吾九原可起矣餘  
更無言公性孝事嚴慈終身不懈平居問寢進  
食疾則手檢方書湯藥必嘗髮為種至其讓  
產諸兄自取斥鹵周恤貧乏止人爭訟君子以  
為有長厚風而平生所讀古人格言者亦畧見  
之行事矣銘曰

豹之有皮留其文弓蘭之有根存其芬弓有美  
張公德斤斤弓德以昌後福芸芸弓有子二難  
先一鳴弓可死者身不可死者名弓

明故邵公暨配翟孺人合葬墓志銘

方丁巳歲余與東泉石公南浦鄭公同有事城  
武時邵生緝隨其尊人雙溪翁過余語未竟余

已知邵生賢已又追隨於郭西十里許已又貽書相期踏槐黃掇青紫意氣飛翻特甚及余與東泉相繼登第而邵生陸沉廿餘年至客歲始以歲薦赴都中與南浦共遊於東泉司馬之門比歸又貽書於余道其事今茲翁母俱不祿而遠徼余銘之則余傷離悼往誼不得以不文辭矣按狀邵氏世居兗之城武為山東望族高祖某生某生公諱廷傑字時賢別號雙溪公生而風骨俊爽有奇志讀書至忘寢食十六補邑庠

弟子員聲名藉甚人謂蘭筋勁翮將陵厲青浮而顧盼千里也乃竟阨於數不能前而里中故所等夷徃徃皆得驥首公扼腕嘆曰吾其李廣氏乎昔李廣嘗語人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取侯者數十人而廣竟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豈吾相不當侯耶且固命也由此言之則命固古人之所宜安者吾焉用逆命為之乃棄去舉子業日徜徉林臯間與其友人二三輩

蒔花種竹追歡杯酒為菟裘之計公平生慷慨  
任俠多所交遊父喪致客千餘人邑里所稱顯  
貴則終身不至其門而窮巷藍縷之士則不難  
以身下之人有不平則代為伸之有司事已而  
竟忘其為誰何邑有大利病則毅然請興革之  
至犯有司之睚眦而不為懾居嘗教子緝曰爾  
負氣似我而魁岸過之又試第頗前美服人指  
美珠人拈妒之所生不可不知也爾能勉旃則  
可以亢吾宗不然則人之所以妒吾者豈淺：

哉緝頓首服教諸接人崇退讓而門祚益望於  
一時公配翟孺人同邑人名家女生而貞淑十  
六歸公事大父暨繼大母王氏俱孝謹日夜克  
勤機杼以佐雙溪公費雙溪公敬祖考通賓客  
睦族黨皆取給無乏而平居相與敬禮如賓謀  
無不協即鹿門冀野之夫婦不啻也其教諸子  
則夜為篝燈群坐其傍而自居中紡緝時為正  
其字句倦則以紡具提擊之若嚴師然比緝既  
貢人以為賀諸弟皆為歡賓孺人獨愀然不懌

曰此卑者而顧以為足乎甚非余及汝父望  
若曹意也緝與群子俱悚然知勵冀成孺人志  
而孺人遂不能待矣銘曰

澤有水生之龍兮山有蘆生之松兮翁及母兮  
德並隆天祉兮修且崇子及孫兮蘭桂叢九原  
合葬兮樂曷窮

明故省祭官兩峰韓公暨配孺人楊氏賈  
氏合葬墓志銘

萬曆戊子五月初四日兩峰韓公卒於家厥嗣

魏方以司理羈楚訃至乃徒跣奔歸憑棺一慟  
幾死既甦於是為公圖不朽而以工部李君所  
為狀屬不肖為銘司理君與李君從於石先生  
及余最久而兩峰公又與余為髻齒交稱世好  
其何忍辭乃接狀而為之公諱廷相字良弼兩  
峰其別號也其先山西潞州長子縣人高祖通  
甫永樂間移家長垣史友諒屯通甫生士昌士  
昌生貴貴生傑為邑庠生傑生義生釗弘治  
初建立東明遂為東明人釗生二子曰璋曰琦

俱蚤逝而璋配谷氏生子三曰廷臣曰廷佐而公則其長公甫十歲而父亡二弟俱幼族人咸欲魚肉之公是以學儒不成去學吏以例為省祭然而非其好也公性志孝事母谷惟謹又孀母胡氏孀而無子公亦竭力事之所為養生送死之具一如已母訓二弟皆成立為婚娶以所掌業分給之一毫不忍私後二弟俱饒貲財輸粟縣官廷臣為太學生廷佐為省祭而廷佐早死有子曰歐者公愛之如已子比司理君生而

英特公既憐其無母而又厚望其成故督之學不怠一日公他往司理君間從群兒嬉：甚公虞其傷乃怒擢其總髮：遂絕乃佯以為不足念而心實大悔嗣此更不譙呵司理君司理亦惕於擢髮之嚴而更不為童子戲於是為文日益進人目之為飛兔公每携以示余及石先生余兩人大竒之因命就學邑中間與改竄未幾而即補邑博士弟子員又未幾而即登庚午高第聞捷日公乃踴躍詣余兩人曰此子仗借神

靈乃徼非分然龍淵必九淬而始利騏驥必百盤而始熟茲速化母乃不可乎兩人是公言後司理果歷十餘歲不第人或以為命公曰吾聞達士不言命古人龜卜必先人事柰何以此誤吾子乎又或勸司理姑從博士業為焚舟之計尋且嵬然侯矣封公曰凡事貴圖其大行百里者半九十故海鵬之息六月而後圖南萬里鷺鳩之決起搶榆瞬息不至則控於地矣可以士而不思遠到乎司理君聞斯言乃日夕惕々向

學不怠如諸生時公聞之復喜曰昔人謂學者人息我不息人寐我不寐學十年乃成兒之學其庶幾矣於是司理君挾策而上丙戌春官果得高舉始觀政銀臺公策一蹇往視之復策蹇歸不欲人知既而司理有德安之命乃迎養官邸公見司理日坐庭上手案牘判直枉琅璫械擊頭拾地上惟生死之公惻然曰昔人謂獄吏之尊不足信乃今見司理之尊也語曰刻木為吏期不對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夫木吏且不對

况人吏乎若徒覩已成事則鑄鍊何以得鎔耶  
兒其惟民命是恤勿成案之拘與其殺不辜寧  
失不經若夫政以賄成則羊舌氏之覆轍也兒  
其必勿蹈之哉於是司理君聞教唯々斷獄一  
從於寬久之公又教之曰陰居大夏所以助陽  
陽居大冬所以濟陰故陰陽適宜乃可生物苟  
徒寬之務又失殞霜之義而於物鮮成功矣於  
是司理君兩奉其教而楚中之獄咸稱平允名  
譽卓起公乃喜而歸里歸未幾而即長逝焉夫

計公前後教司理始而督之登第繼而勗之盡  
職皆達人見道之言足為教戒之規今司理君  
且大就宜食其報而乃天不憖遺公豈非所謂  
佳木垂陰植者不庇黃茂結實執者不殲與雖  
其它時 寵榮終被墳草而今固甚足悲也已  
公又與余父封君翁交甚契每來飯之語之曰  
公有子若此福澤自當無量顧身健乃可享之  
吾為封君且三十年矣足下勉之其善自愛公  
極感吾翁言又二歲吾翁以天年八袞終而公

自楚中歸乃伏地盡一哭比歸七日而訃聞吾  
既以吾翁之言痛公又以人子無盡之情痛吾  
翁故於志公而不知涕之無從矣若公之居鄉  
善行則公長厚人也無大小咸德之里中有暴  
桀子弟爭貲者以公論得平故卒之日人無識  
與不識皆為之嘆嗟云公每過余必移時不去  
有佳蔬果必亟致余村社中得聲技又欲娛樂  
我々謝不能公退而與少年輩樂少年多負公  
公奮然曰乃公自為之蓋其天性良實愛人喜

施若此及其訃至余驚悼之已又嘆曰惜哉其  
不講於河上公之術矣公配楊氏即司理君之  
母也諳於婦道紡績夜分不寐至於事母以孝  
待二叔以和睦蓋與公為一德焉卒之日司理  
才八歲繼之者為賈氏賈撫養司理君一如已  
出不幸亦早亡於是則司理君已知學矣銘曰  
公之器度藹如豁如公之心事曠如皎如教子  
兮起家徒步宜食其報兮天恩湛露胡然逝  
兮重冥隔殲我良兮我心惻二氏合葬兮笑英

皇樂只且兮鼓笙簧它時 恩命兮知累々裳  
衣陳兮疊金紫聲名天壤兮公不死

明掖縣尹近川楊公墓志銘

公諱思智字括夫號近川原籍陝西人高祖治  
中國初以茂才為山西垣曲令治中生十八十  
八生伯川宣德中避亂徙居開州南黃巾營為  
開州民弘治間割開南地為東明縣復為東明  
民伯川生聚聚生文成文成生繼昶四世業農  
饒貲產喜施飯僧市地建梵宇以善良著聞繼

昶配郭氏生子五人公居三弱冠補邑庠生賦  
性良實口呐々然平生無一窳語而內獨明慧  
過人讀書日記數千言文詞銛利文戰多士動  
輒超乘人以為第可佇竢而乃以時在陽九竟  
坐委頓久之自國子生始登鄉刻而與余為同  
年友則亦晚矣公長於余數齡每以余為少  
年豪舉難近及為同年往來恒山天雄之間相  
與連榻接席乃大善余以為穆公恭讓可為范  
張交則杯酒徵逐日眷々於余而余顧以羸病

謝去避匿不出公又曰穆公善自保能於世氛  
中有鸞鳳舉也未幾與余對南宮乃愈益相親  
而余叨壬戌第公歸休里中再試再蹶乃就條  
記於山西之襄垣、久之才公引掖提撕頗依  
河汾授教人材彬々倍出至今士人誦之已又  
遷山東之掖縣尹掖附郭邊海地沙磧不可耕  
潮汐上下滄沒為患供億繁多吏困於牛馬走  
故令於此中者怕難公乃身任其事力振艱厄  
人有避役島中窮年不出若武陵居民者於是

聞風皆接踵來曰何物明公實能生我我何樂  
久處龜鼉國為棄民耶公訊之曰爾何病乃避  
匿之久曰病役重公曰吾為汝殺之於是白於  
上大減其徭役人各二戶一時邑人咸歡聲若  
雷煖氣若春有若更生而監司者不察乃抑阻  
公不令行公遂閉門乞休民咸詣公號泣而鳴  
鼓于監司之門以為柰何阻吾良司牧法而復  
擠吾曹於海洋也監司聞之大憤以為公嗾之  
乃中公兩臺疏之改教公聞命即拂衣去邑

道遠集選 卷之十三  
民若去慈母咸遮道啼泣車不得行邑縉紳贈  
之文曲盡公行事至今揭之壁間余蓋不忍讀  
云嗟、余聞直道難行良吏不偶民難得救下  
難獲上初不之信今乃於近川公見之而說者  
猶謂療病者貴以其漸理絲者貴尋其緒故破  
腹取癥人或見駭空拳擊焚誰能解結若公者  
誠心為主而復假之歲月陳說治道信于上人  
然後法令行之使惠流于下而功歸于上若曰  
此自上人教之而我無與也茲非所謂獲上治

民而理道之要機乎公聞之曰吾自僻性見民  
利病即圖興革若捧漏卮滅燧釜惟恐或後公  
言雖善而余弗能行也且鎔已破矣顧之何益  
遂絕口不復言仕進事故居鄉每以長厚律身  
而見人有暴桀子弟輒諭之曰柔弱者生之徒  
強梁者死之徒故烏之鈎喙瓜距者人彈之魚  
之負戟挾刃者人網之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可  
不慮乎聞之者多笑以為迂而後皆思其言公  
有微時所與一妓後瞽不能自養公乃收之久

之死公為葬之人或以是誚公公亦以此自諱  
而間以告余余曰昔劉庭式娶瞽婦人以為難  
夫婦乃名義所在固當爾々妓乃一時遭遘如  
草花媚人過時易棄而乃為生死之則為不負  
此心耳夫名與心孰真不負心與不負義孰  
難論者當有辯之矣公自是遂不復諱人益以  
此多公長厚云銘曰

瞻彼河陽有鬱者阡公其歸止厥神乃安勿謂  
宦薄不薄者名勿謂身殞不殞者聲海上之風  
俎豆神君游魂來往騰駕風雲我賦大招惟神  
是求於萬斯年永即首丘

明刑部貴州司主事袁齋秦公墓志銘

余自與秦公釋褐結綬比肩 朝宁以至投跡  
林莽為布衣之遊者殆三十餘歲其間接鄰抵  
掌不為不數然秦公之知余固不知何如而余  
則深有以知公也故其死而令姪衍慶徒跣抱  
侍御部公狀詣余乞銘夫部公知公更深者也  
既狀之而余又銘之則兩人左提右挈一推一

輓庶幾令公無遺行矣乎按狀公諱崢字思謙別號裒齋山西高平人洪武初高祖整如長垣占籍從化里遂為長垣人整生浩浩生忠忠生佐贈主政配朱氏贈安人生子二長即公次岍為諸生公生之日父夜夢神人抱送一男恍惚旌旄護之遊氣臉蠻終宵乃散故生而穎異日誦數千言髫年補邑庠弟子員驟裏不群未幾為嘉靖庚子遂以弱冠領順天鄉薦先是己亥朱安人病昏眩中若有人掖至神祠者聞神曰

誤矣亟還之渠子明年當薦鄉書後果符其言戊午七月父卒公哀毀襄事每攀栢號痛以不及光榮為恨乃益自奮勵迨壬戌登進士第除鄆陵令鄆故多弊竇公銳意振刷革減贏餘置田贍給學宮貧生婚葬至今賴之又究心司空城旦書剖決詳審冤獄立解人有為肖像祠之者越歲以才名特改蘇之吳縣吳水陸之衝煩劇紛華甲於江南諸郡邑公初至似若芒然已得其要領乃治劇以簡臨華以朴清虛恬靜先自

持已調停節省制為條例於是催科不苦糧稅  
早完百萬吳稅貫輸而下疇昔貴人無復怙勢  
暴桀子弟咸奉法斂手萑苻之盜不興而太湖  
之波人有蕭鼓之樂矣公每自稱曰治吳與治  
鄆異鄆猶肌理也但可芒屨吳猶髓髀也非斧  
斤不足以導之此南華解牛之法乃翁姑取而  
試之二邑嗣後有大責於乃翁者則亦舉此措  
之不易刀矣乙丑擢工部營繕司主事尋改刑  
部貴州司適母喪扶柩歸葬時方以縣令考滿

復遇新上覃恩京官例得封典而適以憂不  
與服闋遂上疏陳情 聖天子嘉其孝贈公父  
刑部貴州司主事母安人異數曄然遂為令甲  
其所錫類遠矣未幾值京考乃竟以令吳執法  
註誤白簡議調靈寶公聞之笑曰乃翁之得此  
非意外也吾欲撩蛇捫虎而顧畏蛇虎之傷乎  
且疆直汲黯亦何必沾沾漢廷為耶於是處之  
怡然措置不異昔時庚午以外簾分校鄉闈得  
士七人隨舉兩進士人服其藻鑒辛未陞山西

平定州知州始任即有核邊之行其所條上機  
宜引繩批根大觸時諱後復發一大帥不法事  
帥有力依憑城社習郤中公以至於敗公遂嘆  
曰吾猶故吾也蝴蝶莊生何分形體黃梁寤寐  
胡知真假乃翁倦矣蒲城不負吾觀奕臺龍相  
祠足供吾商羊也於是遂拂衣而歸蒲歸之日  
乃築遠囂亭於邑南日讀書講藝其中時或於  
佳麗之辰乃相招觀察趙公侍御郜公吏部成  
公為杯酒之娛語及世事輒慨慷不平髮上指

冠有賁育按劍而衆莫敢前之意蓋其剛毅之  
氣老而不衰其所得於性者如此矣丁亥疾革  
正襟端坐家人環侍問後事俱無所言惟顧其  
侄衍慶曰有汝在吾無他慮當苦志鉛研以終  
吾願尋卒矣卒以萬曆丁亥年八月初二日生  
以正德丁丑年十二月十九日享年七十有一  
配顧氏封安人女一側室王出適滑邑楊春茂  
嗚呼公以仁人之胤踵跡羊祜然托身衍慶如  
伯道之屬意其姪奕葉有承心事何憾九原之

下庶幾其瞑目矣公奮有養子名衍祀者令讀  
書入庠晚年忽計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俎豆  
乖人秦氏之鬼不來食矣遂量折田宅遺之嗚  
呼公之為衍慶慮至深遠矣據狀為附及之以  
辛卯正月初九日葬於城南故阡之次銘曰  
金忌太剛謂或摧之木忌太直謂或撓之乃公  
剛直庶幾似之胡付良冶百鍊使柔胡付大匠  
為楫為舟豈其天定不能移易蘭焚桂伐芬烈  
愈熾歸矣原田心事何缺蒲城之南聲名孳孳

明高母丘孺人墓志銘

孺人姓丘氏東夏營封君近川高公之配湖廣  
襄陽府穀城知縣薦之母也穀城君蒞任甫匝  
月而孺人訃音至君躡躄摧毀得代日觸雪兼  
程歸里中一哭欲絕已而持兵部郎胡誥狀詣  
余隕涕再拜言曰吾母鞠我兄弟劬勞艱辛乃  
今一疾輒不起念薦通藉九載坎壈數四曾未  
徼一 恩典及屬纊又宦羈弗克侍含罪其何  
贖若復不思闡母德圖為不朽罪不滋大哉敢

丐志銘於門下時不肖抱嚴慈大感方徧求海  
內名公為碑銘列傳以發嚴慈遺行庶幾有得  
之者吾親若親敢不念之而重以感為辭乎按  
丘氏世隸懷慶衛軍籍永樂間奉 詔下東明  
屯遂家焉父聰長厚有隱德配王氏孺人生而  
敏慧知禮節精女紅尤勤于紡績年十五適封  
君公中饋勤勞無不中舅意舅氏憐之姑李氏  
性峻嚴辭色不少假母常廩然終亦不敢作  
楚聲封公有女弟二于歸後衣履咸取給於孺

人稍不敷即嗔怒碎語孺人悉為遂之久之三  
姑愧且服亦由由然相敬愛也封公早年數竒  
里中大猾每齟齬之觀者咸用憤憤孺人惟陰  
勸勿與校久之猾乃化於公敬禮有加公笑曰  
此吾丘孺子教吾行善之利也吾得以猾為海  
鷗矣孺人性質直妯娌有過不為諱至其接物  
則溫惠任只無貴賤長幼皆有禮而人人感之  
咸謂孺人善已又性不喜華靡惟食脫粟服澣  
衣日事紡績穀城君每勸之佚母不從時或進

綺衣一著輒箱之蓋其勤儉之得于天成者如此教子雖篤于愛而不為姑息以故二子俱以文顯甲子同選入黌序癸酉穀城君舉省闈庚辰舉南宮授嘉定尹便道歸省孺人與封公沾沾喜曰爾祖積德百年而有今日彼蒼或欲昌其後乎且吾聞嘉定多貴人難治徇人則妨治理守法則忤人意此猶吾婦人之於機杼也竦密惟其把握斷續係之操縱而已爾初任或不如此不得已寧為朝廷守三尺也穀城君唯

唯乃竟以守法為權豪所擠歸而母不為愠惟曰順逆時也得失命也兒其安命以順時譬彼農夫穠黍互用豐凶代有柰何以一敗而自阻乎穀城君復奉命謁選改山東之鉅野縣釐奸剔蠹雅有聲譽乃復以前擠謫幕雲中母聞之曰是荆人之再刑也苟為真璞不妨三抱若其鼠朴自當掩口於是君益奉母命署靈丘大同隨地著聲制府目為全材將圖借寇以鄭重邊垣而穀城之命遂下矣穀在湖省稱疲弊積

猶焚結牢不可破君至即發其奸引繩正之牒  
陳利弊於當路纏纏數百言悉中肯綮當路者  
方欲行其說及聞邁憂則相顧錯愕曰盤錯難  
治利器難逢高君之不留於穀城者是穀人之  
不幸也惜哉嗟々方高公之筮仕嘉定也母教  
之守法而乃蹶及再仕於雲中穀城也母教之  
勿改前節而乃起聲名則人生遭際果係時命  
而孺人殆深諳之矣孰謂筭弁之流而不可語  
於丈夫之槩哉孺人素敬禮神晚益篤宅前故

有觀音堂歲久傾圮孺人日夕焚香其中乃命  
穀城君新其宇疾革恍惚若夢寤語家人曰適  
二女使邀吾東遊出見僕夫在門丹旌前導恐  
吾不能久留矣言訖遂長逝夫鬼神之事達者  
固所弗論至若孺人者藻鑒精誠方正嚴毅生  
為淑媛歿為明神理或宜然則又未可執一論  
也銘曰

大河浚浚龍山綿綿有塚翼如王氣所纏藏舟  
於壑藏山於澤孺人即之其究安宅

李子壽生志銘

子壽名鶴歲號仁菴世為東明人始祖諱詢者  
殷富蓋於一鄉厭飽梁肉人傳其家有金銀夜  
氣用是逸居自甘不事壠畝子孫效尤因循以  
至子壽之時而家道愈益衰矣子壽早年習章  
句落魄終於學究天性坦平接物每自喜身常  
結鶉不恥狐貉家無石儲不謀朝夕夜則卧匡  
床黼黻晝則攝敝衣冠鼓腹相羊而行畧無貧  
病之色人謂其腹垂々如鼓或中有滯當令飲

大黃湯數劑下如拳物無數乃可子壽聞之笑  
曰乃翁故無恙特肥耳或問何食而肥子壽益  
笑曰乃翁徒食糠粃耳時連年大荒余因作詩  
戲之曰荒年糠粃人家盡怪爾昂藏體自肥故  
里人聞之咸謂君窶過原憲而肥過陳孺子可  
謂異人乃愈益敬君或過酒肆胃舖援引即入  
瞽妓丐婦動輒發興必盡一酣而後已君既為  
市人所禮而大人長者亦往々樂近君故今大  
司空石公嘗至其家大嚼拊其臂稱酒翁水部

李君從野亦數々邀飲於蒹葭園而渭南崔君  
與君為內親君愈嘗沉醉其家及數公宦游而  
余復特近君每日盱文事就完即以馬逆君至  
為具清醕濁酒各一甌拔園蔬啖之不具殺君  
賸其厨饌之薄余曰常晤不必備物々備難繼  
即有餘而留之甌中則蟻蠓蠹魚須之為化自  
無不可子何無造物之心哉君乃大噓人或謂  
余厭俗何乃不厭醉翁常病肺不飲何日對酒  
人飲余解之曰君即不學猶識一丁腹無鱗甲

為吾鷗鳥偃鼠之飲易為滿足均之於余有當  
也且世非不有雕龍之技白馬之辨豪貴之游  
然文士爭雄辨士趨利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此  
皆屠龍臙鳳膾炙熊異物難繼馬用之又余  
不能自飲而借君飲余不能食而借君食蒼頭  
行酒大白引滿風前肉袒月下度曲謔浪百出  
余用恣其歡笑彼游飲食之內吾游飲食之外  
顧不大有所得於君哉或以君方劉表之牛徒  
噉芻豆無益於用余曰大瓢瓠落無用足以渡

江不龜手之藥可供水戰鴻鵠之窠有助六翮  
隆然之物時驚猛虎故知無用而始可以言用  
矣又羊公養鶴不必能舞陶公撫琴不必有絃  
意固有所寄也余之與子壽遊亦若此君素不  
知聲律乃時作里巷語以為詩及後後旁見余  
為詩輒構思布韻則忽頓足驚曰詩乃如是乎  
吾與諸學究為詩者且六十年乃今始知其非  
矣余為大笑曰昔有惡人終身未見鏡乃一日  
見之而驚走始知其竒醜則君之不幸乃見詩

如見鏡也君大悟因求  
善酒姑以酒喻詩有別才酒有別腸知人之腸  
不能為子則知子之不能為詩矣子其休乎里  
有梁汝和者善罵每晤即媒罵無已各作里曲  
謳之而攘臂喧呼雌雄終莫可辨余乃坐梁君  
西向李君東向令一人浮白一人度曲彼此遞  
進週而復始余與客持觴靜聽各至絕倒然李  
君之詞俗而雅客皆擊節稱賞稱為新聲之遺  
君每遲明入市掉臂往來而實不市一物或疑

之。余解之曰：語云：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亦足為口食之慰。矧市者又百味所聚乎？昔人謂安步當車，晚食當肉。君過市而又晚食，則何鼎食之足擬哉？余因拍其腹曰：天胡以此物累子乎？子壽曰：鶴足鳧脰，短長天定。截緒則苦吾之腹，亦若是耳。奚累乎？余曰：使陶朱公而有此，則何不可？今乃為子有之，則晝苦中國之虛夜，苦牛衣之短蚊蚋，甘心螻蟻得志，其為累即癭瘤癰疔矣。噫乎！君笑以為然。第曰：吾已無如司命。

何若如佛氏有後身之說，則余當馬之為侏儒，以三斗傲東方生也。君今六十餘，尚健飯雄飯，第騎乘則用二人挈提而上，每蹶則頭足顛倒，如仆囊然。又常與人戲城上，醉後平城而下，笑語在半天中，而及地不死。余因悟淮南醉人墮車之說，而知君之神恒全也。君常暑月病，余為具木不及，乃先為市二大甕以備倉卒。俄而病起，詣余謝之。又閱吾逍遙園集，見有為梁汝利生前志銘，乃感之而言曰：吾何以不如梁君之

達遂長跼乞余銘余佳其請乃為揮手成之如  
左銘曰

彼皤然兮一翁伊何食兮體豐豐其體兮嗇其  
中大腹垂垂朽然空擊之非鼓撞非鍾何物入  
間酒之筓晚歲觀書知大指復憶為詩愧欲死  
吾聞君言驚且喜不謂知非乃有子尊中有酒  
時招子子長飲兮吾樂只子樂飲兮吾樂子生  
前銘子大河涘安得有酒長如水

